

後記

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，但人說話其實很難。

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，最南端的海南島。我不會說海南話，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。有一天，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，見到不知名的魚，便向本地的賣主打聽。他說這是魚。我說我知道是魚，請問是什麼魚？他瞪大眼睛說，「海魚麼。」我笑了，我說我知道是海魚，請問是什麼、麼、海、魚？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顯得有些不耐煩：「大魚麼！」

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，忍不住大笑。

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，有數不盡數的漁村，歷史悠久的漁業。我後來才知道，他們關於魚的詞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。真正的漁民，對幾百種魚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各種狀態，都有特定的語詞，都有細致、準確的表達和描述，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。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入普通話。即使是收集詞條最多的《康熙字典》，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，把這裡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排除在視野之外，排除在學士們御制的筆硯之外。當我同這裡的人說起普通話時，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大熟悉的語言時，他們就只可能用「海魚」或「大魚」來含糊。

我差一點嘲笑他們，差一點以為他們可憐地語言貧乏。我當然錯了。對於我來說，他們並不

是我見到的他們，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，他們啾啾嘰嘰哇哇啦，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入的語言屏障之後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裡。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。

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。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。我明白這是有必要的。是我被鄰居、同事、售貨員、警察、官員接受的必需，是我與電視、報紙溝通的必需，是我進入現代的必需。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歷，只是使我突然震驚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。這同時意味著，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，正在一天天被異生的語言濾洗——它在這種濾洗之下，正在變成簡單的「大魚」和「海魚」，簡略而粗糙，正在譯語的沙漠裡一點點乾枯。

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。不，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，也可以用越語、粵語、閩語、藏語、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，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《命運交響曲》還是《命運交響曲》嗎？一只已經離開了土地的蘋果，一只已經被蒸熟了腌製了的蘋果，還算不算一只蘋果？

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，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。在地域性之外，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難度。幾天前，我與朋友交談，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，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繫，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可能基本上鏟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，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差別。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，穿著同樣的衣服，住著同樣的房子，流行著同樣的觀念，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，但到那個時候，五〇年代的人了解三〇年代的人，二〇二〇年出生的人了解二〇一〇年出生的人，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，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一樣困難。

事實上，這個過程已經開始。在同一種方言內，所謂「代溝」不僅表現在音樂、文學、服裝、

從業、政治等等方面的觀念上，也開始表現在語言上——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詞語，常常得出一把老汗，已成為我們周圍常見的事實。「三結合」、「豆豉票」、「老插」、「成分」……一批詞彙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，並沒有沉澱於古籍，沒有退出日常生活，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子裡流通，就像方言在老鄉圈子裡流通一樣。不是地域而是時代，不是空間而是時間，正在造就出各種新的語言羣落。

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裡說。即便人們超越了地域和時代的障礙，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？有一個語言教授做過一次試驗，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，比方「革命」，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裡一閃而過的形象。答案竟然是多種多樣的：有紅旗，有領袖，有風暴，有父親，有酒宴，有監獄，有政治課老師，有報紙，有菜市場，有手風琴……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個人生命體驗，對「革命」這個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詮釋。當然，他們一旦進入公共的交流，就不得不服從權威的規範，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。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，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。但是誰能肯定，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一閃而過的形象，不會在意識的暗層裡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篡改事件呢？誰能肯定，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廣義普通話的時候，在克服各種語言障礙以求心靈溝通的時候，新的歧音、歧形、歧義、歧規現象不正正在層出不窮呢？一個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過程不正是在人們內心中同時推進呢？

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，所謂「共同的語言」，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。如果我們不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銷，互相磨滅，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，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—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。這就意味著，人們在說話的時候，如果可能的話，每

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。

詞是有生命的東西。它們密密繁殖，頻頻蛻變，聚散無常，沉浮不定，有遷移和婚合，有疾病和遺傳，有性格和情感，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亡。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裡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。一段時間以來，我的筆記本裡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。我反覆端詳和揣度，審訊和調查，力圖像一個偵探，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面的故事，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。

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一部詞典，對於他人來說，不具有任何規範的意義。這只是語言學教授試驗課裡各種各樣的答案中的一種，人們一旦下課就可以把它忘記。

韓少功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

新人間叢書⑨

馬橋詞典

作者——韓少功

董事長——孫思照

發行人——莊展信

社 長——莊展信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88和平西路三段114號四F

發行專線——(02)2310六六八四

讀者免費服務專線——(080)231-705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。)

郵撥——(01)38540時報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信箱

電子郵件信箱——ctpc@msl.hinet.net

網址——<http://www.chinatimes.com.tw/ctpub/main.htm>

主編——鄭麗娥

編輯——黃嫻羽

校對——高桂萍

排版——正豐電腦排版印刷有限公司

製版——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科樂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

初版二刷——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九日

定價——新台幣三二〇元



◎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13-2381-0

Printed in Taiwan